

当代作家·楚天文丛

当代女侠

李远照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

当代剑侠，不争霸；不抢宝；不
夺秘笈；以法为剑，救弱者于水深
火热之中！伸张正义！为民除害！

李远照 题

2002年5月1日

前 言

身受三座大山(封建意识、经济剥削、性别歧视)压迫的农村穷苦女孩,怎么活下去?

没有观音菩萨;难遇真正善人,只能靠我们自己!

出生,是自然,我们无法决定;求生,是人事,我们有法解决!

但愿法律能公正,我们也能运用!

以阳谋对阴谋! 以拳脚对刀枪!

斗争,才有生路! 哭求,就是自己坑害自己! 就是放纵坏人!

团结起来,铲除人间的邪恶、贫穷、愚昧、软弱!

请看:当代“女侠”从乞儿到律师的成长史!

本书始终贯彻一条主线:正义战胜邪恶! 正义消灭邪恶! 对正义的全面胜利、最后胜利寄予殷切希望!

这个希望的实现,关键在于弱者、被压迫者,能够奋起自卫! 而绝不幻想他人的援助!

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,“哀”,无用! “怒”,也无用! 关键在于指导! 有正义、有知识的人们,都来崎岖小径岔路口,当一支“蜡烛”吧!

李远照

2001年2月4日

原 书 缺 页

原书缺页

一只穿着黑光刺眼的皮鞋的脚，缓缓地伸出了车门。

突然，上面的脑壳往下一低，脑壳上的眼睛往下瞄了瞄，脑壳的嘴角撇撇；这个脑壳摆了摆；那只黑亮的皮鞋，停在了空间。

那只贼亮贼亮的黑皮鞋，收进了车厢内。

金光一闪，一支载着大板黄金戒指的、又白、又肥、又嫩的大手，伸到车门边，招了招。

司机颠着屁股；勾下腰；低下头，连连点头道是。

司机转身跑到卡车的后厢边，向上一挥手：“快下车，进去搜！”

青年汉子们马上纷纷翻越车栏板，一跳下车，就向车旁的破茅草棚冲去。

在沙石路下边、几块小干土地上，站着草儿母女俩，呆呆地看着。

母亲一看见这群人虎狼样地冲向她的破茅草棚，拔腿就向路上跑；边跑边嘶哑着嗓子喊：“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……”

草儿一看母亲奔跑，丢下手上的草捆，也跟着跌跌撞撞地奔跑；她，咬紧牙；抿紧嘴；挺起头，拼命向前奔……

这群青年汉子冲进草棚，前面的，眼前一抹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站住了；后面的挤不进去，也站着了，推推搡搡的叫：“进去呀……”

母亲奔到他们身边，拉着一个人问：“你们，做……做什么呀？里边是病人！”

这人凶狠地掀了她一个歪倒，吼道：“去你的！”

母亲爬起来，一低头，从人缝中钻了进去。

里面，昏暗一片；只能从夯土墙的几条裂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中，隐隐约约看到：这间屋子的中间，摆着一块钉上了三根木棍的四方板子；它的上面，摆着三个缺了口边的土碗、三双用树枝削成的筷子；它的旁边，放着二张用小木板钉成的小凳子。在进门的左边，前面墙角，围起了一小圈土，留了个小洞；它的上面，放着一口小铁锅；土圈旁边，放着一个小木桶。这左边的后墙角，地上，铺了一层包谷梗；梗上垫了一层稻草；稻草上，放了一块破絮；破絮上，坐着一个佝偻的老

太婆。进门的右边，从后墙角向前、沿外墙延伸了一半，有间隔的砌了三道土块；在上面搁了几块木板；垫了一层稻草；稻草上，躺着一个中年男子；他的身上，搭着一块破絮。

母亲走到前面一个人的身边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长官，什么事呀？”

“年底了，你家的提留还没交完，来收！”这人恶狠狠地说。

“我们的一点包谷、土豆都卖光了！都交了！什么都没有了！连稀饭都没得喝了！”

“搜！”这人凶恶地一挥手、大吼一声。

母亲被吓得一个趔趄，歪向一边。

在屋里的五、六个汉子马上散开，四外翻找起来。

打砸的声音响进来：“乒乒乓乓……哐哐唧唧……”

“打砸抢啦！打砸抢啦！……”

陡然间，在草铺上的男子，大喊起来。

“放屁！”一声凶恶的斥骂；“啪！”一个凶猛的大巴掌甩到这个男子的脸上。

“哎哟！……打人啦！……”

母亲赶快到打人者面前，作揖打躬：“求求你们；求求你们；他是瘫子！他是瘫子！……”

“哎哟！打人啦！抢东西啦！……”

“啪！”又是一大巴掌，凶猛地劈到了脸上。

“老子们是执法！给党政执法！你敢诬蔑是抢东西！你找死！”一个搜索队员蛮横地训斥着。

从左边的乒乒乓乓地杂乱声中，透出老太婆的有气无力的呻吟声：“你们干什么事呀？又砸又叫的？”

母亲慌忙赶过来，扶着老太婆说：“妈，乡政府的长官来收提留。”

“我们连稀饭都没得喝了，快饿死了！搜不到东西了！”老太婆伸出挂着一些零零乱乱的破布破絮的手臂，摸索着、摇晃着，想摸到来人说话。

一个青年汉子骂起来：“妈的 X！你还想打人？老子打死你！”骂着，就凶到了老太婆的近前，抡起了拳头。

母亲急忙插到他们中间，护着老太婆，连连向对方作揖，哀求说：“长官，长官，她是瞎子！是瞎子！说话就摸摸索索。求你们别打她！别打她！她经不起打了！长官……”那个青年汉子就手甩了一巴掌，骂着“去你妈的”，就转向别处找去了。

这时，草儿也从人缝里钻了出来，跪到老太婆和妈妈跟前，拉着她俩的手说：“奶奶，我们在这里。”

她们惊慌地看着那五、六个青年汉子在屋里四处狂翻乱砸。

那个司机，不声不响地踱进了屋；站在中央；环顾四周，冷漠的眼光射到了每一个角落。过了一下，他慢吞吞的走出屋，走到小车后座门边，弯腰曲背，向里轻轻说了几句；又连连点了点头。

他挺起身，大步走到草棚门口，先对在门口的几个青年汉子叫道：“去，把牛栏、猪圈，鸡笼，全部搜一遍，全部抓走，一个不留！全部拆走，一点木板、木桩都不留！”

“嗨！有鸡汤喝喽！有肉吃喽！”这几个青年汉子欢呼着，向草棚的两头跑去——抢东西去了！

司机再对屋内喊：“老李，把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，一点不留。”

“好，全拿走，一点不留。”屋里，马上传出搬东西的声音。

母亲慌张地跑到门口，仆地跪在司机的腿下，连连揖，嘶哑着哭求道：“长官，不能拿走呀！只这点破烂东西，拿走了，我们没办法活下去呀！长官呀！留点活命的呀！……”

母亲听到屋内的悲怆的哀嚎，慌忙爬起，跌跌撞撞地跑进屋内右边，只见：二个青年汉子已经抢下瘫子身下的二块木板，甩在一边；另一个，正把瘫子和稻草一起向墙边掀；他身边的另一个正在抽木板。

母亲慌忙连草带人抱住，嚎啕大哭起来！“天啦！你们这是逼我们死呀！这是逼我们死呀！”

瞎眼老太婆一把抓住草儿的肩头，挣扎着要站起来；一边慌乱地

问：“你们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草儿不能丢开婆婆跑过去，只能瞪大眼睛，盯着父母那边，大喊：“妈！爸！……”

那个连人带草一起掀的青年汉子，突然凶猛地一使劲，把母亲和瘫子一起掀到在地上，和另一个掳起几块铺板就往外面走去。

其它青年汉子，也端锅的端锅；提水桶的提水桶；搬桌子、凳子的搬桌子、凳子，还带上三个破土碗、三双筷子，先后走出屋去。

屋外，他们嘻嘻哈哈地把东西丢上车，一边谩骂：“妈的，这点破烂，也值得用命来护。”

跑去草棚二头抢东西的青年汉子们，有的抓着鸡；有的扛着木桩；有二个抬着一头瘦小的猪，也转来了；他们一边扎鸡、绑猪，也一边谩骂：“他娘的，真不值，这鸡又瘦又小！”

……今天夜晚的宵夜，肯定不过瘾，这瘦鸡汤，有啥喝的！这瘦小猪，送给我，我还懒得杀！”

司机跑到小卧车后座边，颠起屁股，向里面说了几句；又点了几下头。

母亲哭嚎着，飞跑过来，跪在小卧车坐厢旁边，喊道：“长官呀！都搜走了！连碗筷都搜走了！我们没法活呀！我们没法活呀！……”

司机大步走过去，抬起一脚，把母亲踢得滚到路边，吼道：“你们还用碗筷！”他向卡车招招手，坐上司机座，起动车，走了；卡车紧紧跟上，带着嘻嘻哈哈和谩骂。

三、人亡遗孤

红彤彤的太阳挂在高山之顶；金黄色的光辉，抚照着山坡、山谷、河床、沙石路；还有茅草棚。

茅草棚的木板门慢慢打开，草儿走出门，茫然四顾……

她的略带惊惶的童音响起：“妈！……妈！”这凄惨的童音散开

去、散开去，……消失了！没有回音！

沙石路边，一根光杆树枝上，卷缩着一只乌鸦；它，歪着头，看着草儿。它，也没有声音。

突然，草儿转身向屋里跑去。

草儿跑回屋里的右后边；这里，地上稻草堆上，躺着她的爸爸。

草儿一边推搡她的爸爸的肩头，一边哀哀地喊着：“爸，你醒醒！……妈呢？……妈呢？”

没有回声！

草儿爬到躺在爸爸身边的奶奶身旁，抓着奶奶衣服，边拉边哀哀地喊：“奶奶！你醒醒！妈呢？爸爸怎么不说话了呀？奶奶！……”

没有回声！

草儿瘫坐在一动也不动的奶奶和爸爸的旁边！她紧盯着爸爸！她咬紧牙！她抿着嘴！

没有一点声音！

草儿猛地站起；转过身；冲向门外；冲向沙石路；在沙石路上飞奔；……她飞奔在村子中间的这段沙石路上……

草儿狠命扑向一块破木板门；冲开了它；边向里面冲，边大声喊：“三爷爷！我的妈呢？爸不说话了！奶奶也不说话了！三爷爷……”

黑屋里，慌慌忙忙钻出一个白发白胡乱蓬蓬的老头，扯着草儿的枯瘦的小手问：“么事？娃？妈不见了？你爸、奶奶不说话了？”

“嗯。”草儿使劲地点头，说：“昨天，乡里来了当官的，把我们的东西都搜走了！用大汽车！还有小汽车！我爸还被他们打了！”

“天啦！……怪不得昨天有人说：来了二部汽车，大家怕得很，都躲进屋里，关了门！”三爷闷头想了一下，拉拉草儿的枯手说：“这是政府的事，我们找支部书记一起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就拉了草儿，急急忙忙地赶到村委会的二层楼房里。

三爷拉着草儿，对着贴了“书记办公室”镀金铜牌的、油光闪亮的、黄色肥厚的木门，犹豫了一下，才拍门，同时说：“报告书记，有急

事！”停了停，无回音；他犹犹疑疑地又拍了拍；又说，又停下，把耳朵贴在门上听，无回音；又拍……里面总算传来了懒洋洋的声音：“谁呀？进来。”

三爷拉着草儿，进到屋内，顿然感到金光辉煌，照昏了眼；草儿也眯起了眼睛，只见：左侧，一张大金黄写字台，后面一把高背金黄沙发，沙发上高供着一个官：穿着闪光的西服，系着挂金别针的领带；两手交叉摆在胸前；手背指节上还套有二块金灿灿的板板……；她还没来得及看看别处，只听冷冷的、厌恶地声音传来：“什么事？鬼敲、鬼敲的……”

三爷连忙躬着身子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书记，这娃儿的娘不见了！”

书记马上打断，极不耐烦地说：“她娘不见了，找我？我赔？”

三爷急得直摆手，慌忙说：“她爸、她奶奶都不说话了！……”

书记更不耐烦地打断他说：“不说话？我做书记的去劝他说话？见鬼！”

三爷又连忙急急摆手说：“昨天，乡长亲自带车去，收提留，拖走了她家的东西！”

书记身子向前一靠；盯着问：“乡长亲自来收提留？”

“嗯，乡长亲自带人来收提留。”

“妈的，都不打个招手！”书记一拱，起身，走到门边，拉开门，对外大喊：“胡主任，来！”

很快，钻进一个穿西服、打领带的中年男人，问：“么事？这急。”

“昨天，王乡长来收提留了？”

“来收了。你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他们就来了。”

“去了他侄儿家？”书记的嘴向三爷一歪。

“去了，回头，拖了些破烂。”

“去了别家没有？”

“欠提留家的，都去了；从他侄儿家开张，回头，拉网，一溜儿拉下来。”

“没收了东西没有？”

“收了！不交钱的，都收了！后来，车上装不下，没钱的、交不够的，就打了欠条，限期交；再不交，就没收。”

“你去了？”

“我没去。当时有事，约了后去；后来，朋友来电话，拉去打牌、喝酒，就没去了。”

乡长摸摸脑壳，骂了一句：“他骂的！”想了想，对胡主任说：“赶快打个电话给派出所，说出人命了，叫他们赶快来。”说了，他摸了摸脑壳，说：“打个电话，叫几个人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”他转身对三爷：“我们先去。”

三爷连连点头说：“好好”，拉着草儿往外走。

草儿，一双疑惑、惊恐的眼睛，始终盯着他们；她，始终咬紧牙、抿紧嘴、挺着头、不吭声。

书记带着几个人走近草棚，站住了。

草儿急忙奔进去，抱住爸爸的上身，喊：“爸！”没有回声！她又奔过去，拉奶奶，喊：“奶奶！”也没回声！

三爷紧跟着进来，蹲到侄儿的身边，捏捏手、捂捂鼻子；他摇摇头、叹口气；又趑到奶奶身边，捏捏她的手、捂捂鼻子；他又摇摇头、叹口气。他转身走到在门口的书记、主任面前，说：“完了！全完了！冷都冷了！冰冷了！”

草儿一直盯着三爷的动作，这时，急忙跑过来，拉着三爷的手，惶急地问：“他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三爷……”

三爷连连摇摇头、连连叹气：“唉，他们都去了！”

“去了？”草儿惊奇得不得了，说：“他们都躺在那儿呢！”说着，回头看着她爸爸、奶奶。三爷蹲下身，握着草儿的枯瘦的小手，轻轻地、缓缓地说：“他们都死了！唉……”“吓？”草儿惊慌地跑到爸爸身边，学三爷那样捏捏手，没有反应；捂捂鼻子，没有气息；又惊慌地跑到奶

奶身边，也捏捏手，没有反应；捂捂鼻子，没有气息。

草儿呆呆地看着两人，呆了一会，她慢慢地起来；慢慢地踱到爸爸身边，再慢慢蹲下，慢慢地握着爸爸的手……

草儿咬紧牙！抿着嘴！昂着头！

屋外响起汽车的刹车声、交谈声。

二个警察和书记、主任走进屋，和三爷讲了一阵后，走到二个死人身边，望了望，其中一个蹲下，把人头扭过去、扭过来，看了看，接着对另一个警察嘀咕了几句；这个点点头。二人一同对书记、主任三爷说：“这是自杀。”

这群人又嘀咕了一阵；书记对门边的几个青年人说：“你们把这二人埋到后山去。”他转身对三爷说：“你把孩子照顾一下。”说完，和主任、警察出门、上车、一溜烟，跑了。

这几个青年人过去扒开草儿；草儿不动；三爷过去，拉起草儿的小枯手，说：“草儿，让他们安顿你爸、你奶。你到我家去住吧。”

草儿站起来，昂着头说：“我还住这里；在这里等妈回来！妈见不到我，会找的。”

三爷闷闷地叹了口气，沉重地说：“你妈到外地去了，找饭吃去了！这几天，你等不回她的，你要挨饿的！”

草儿听说妈到外地去了，呆住了！呆呆地疑惑地盯着三爷。

呆了一阵，草儿坚定地说：“我会做饭！我还会打柴！还会挑水！”

三爷指着被打砸抢得乱七八糟的破烂屋里说：“你看，你家的一点土豆、包谷都被搜光了！你的锅也被搜走了！你用什么粮食做饭？用什么东西做饭？你家的三个破碗、三双筷子都被搜走了呀！”

草儿咬紧牙！抿着嘴！定定的眼光盯着这一地枯草的、光光的三面破土墙。

三爷轻轻的摇摇草儿的小枯手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唉，草儿，去我那里吧！”

草儿拉着三爷的手，在昏暗地暮霭中，慢慢地向前爬去！

四、 乞讨、流浪

草儿背着一捆枯树枝，颠颠跛跛地下山，慢慢走向村中间的一座土砖茅草屋。三爷走下屋台基，迎着草儿，帮她卸下背上的枯树枝。

草儿，三爷在一块田里翻土；三爷挖，草儿捶。

草儿穿着一套破破烂烂的夹衣，背着一个篾框，在山坡上割草。

七、八岁的草儿，穿着一套破破烂烂的单衣，拖着一双露出脚趾头的单鞋，挑着一担筐箕，站在田埂上，望着沙石路上三、五个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……她，呆呆地望着……她，突然一扭头，咬紧牙；抿紧嘴；挺起头；顺过担子，大步下田，向田中间的三爷走去……

金黄色的阳光，照着高山、深谷、小溪、绿树、花草……

草儿在阴暗的屋里扫地……

“咳咳……”剧烈的咳嗽声。“草儿！草儿！”房里传来低低的、缓缓的、断断续续的三爷呼唤声。

草儿急忙丢下手中的扫帚，跑进房里，连着答应：“来了！三爷，来了……”

草儿端一个破土碗，走向草铺边，把破土碗伸向铺里，说：“三爷，喝点水……”

躺在铺上的三爷摆摆手说：“草儿，我们的口粮交光了！……我们要出去讨饭了！……唉唉……唉……”

草儿呆了呆，说：“好，三爷，你病了，你不去；我去！”

草儿提着一个篮子，里面装着一个瓦罐子；在一户人家门口站着；一个太婆从里面出来，问她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家被没收光了！三爷又被没收光了！他也病了，我们没吃的了！只好出来讨点吃的！”太婆转进屋里端出一碗包谷饭，边倒进草

儿的瓦罐，边咕噜：“遭孽啊！……”

草儿在另一家门口讨饭……

草儿在一长排红砖瓦房的顶头的一个窗口边，向里紧盯着；眼里闪着莹光，聚精会神地听着……

室内，有时传出成年人的讲解声；有时传来男女儿童的读书声。

草儿的枯瘦脸上，隐隐约约透出了一丝欣喜、羡慕的神情。

她的上身紧贴着窗框；她的篮子在墙上碰了一下；她看看自己的篮子；摸摸里面的瓦罐子；她呆了一下……她的枯瘦脸上的那一丝欣喜神情，顿然消失！她一咬牙！一抿嘴！转身离开，走向这排屋前的平场上，……

一阵风吹来，刮过来一些草渣、纸张……

草儿捡起一张大些的；上面印有许多字迹；她把这张纸抻开，看到上面还印有照相，图像里是一片广阔操场，上面站满了数不清的学生，面对着上面飘扬着国旗的旗杆；她们的背后是五层楼房。

草儿定定地看着。

“草儿，你怎么到这来了？”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草儿稍稍一惊，转身一看，身边已站定了几个女学生。其中一个，身子稍为高一点、结实一点的女学生对她说：“我和你是同一个村的，我认识你。我在这里读书。我叫梅花。”

草儿咬紧牙；抿紧嘴；眼光梭巡在这几个姑娘身上。

梅花和蔼地问：“草儿，你怎么啦？”

草儿缓缓地说：“三爷也交不起提留，家里的一点东西也被搜走了！三爷也病了！我们没吃的，我只得出来讨饭，已经很多日子了，……村子里讨不到了，就讨到这里来了。”

梅花望望她的篮子、罐子；看到了她手上的那张破报纸，问道：“你认识字吗？”草儿摇摇头。梅花又问：“你想认吗？”

草儿眼光一闪，点点头，极认真地说：“我想上学！”

旁边一个胖胖的、穿得较好的女孩说：“你连饭都没得吃，谁供你

上呀？”

草儿咬紧牙；抿紧嘴；挺着头，茫然的眼光射向蓝天。

梅花拉过草儿的手，拿过报纸，迭好，边递还给草儿边说：“三爷认得字。你把这报纸拿回去，请他教你认字。学校放假了，我回来教你认字。”她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钱，递给草儿，说：“这是我爸给我的生活费，只剩这一点了，你拿去买几个馒头，和三爷去吃。”

草儿不接，要走；梅花拉过她的手，硬塞进她的手里，转身和几个同学跑向那排大平房，回头大声喊：“我们要上课了。”

草儿看看手上的钱；看看手上的报纸……

草儿向前慢慢地走去……

三爷坐在床上，伸着那张破报纸，眼光在上面挪动。草儿在旁边，定定地望着那张报纸。

“草儿，看，”三爷略显高兴地说，同时，指着一个字，把报纸递到草儿面前，说：“看，草儿的‘草’字，你的名字。”

“吖，我的名字的字？”草儿的枯黄脸上，第一次露出了一点笑容。她接过报纸，用手指点在三爷指的那个字上，凑近，仔细看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外面光亮些，我拿出去看！”说着，就跑了出去。

在大门外，草儿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那个草字，兴奋地叨念着：“吖，草儿的‘草’字！‘草’字……”

草儿又站到了三爷的床前，把报纸递给三爷，问：“三爷，还有‘儿’字呢？”

“我来找。”三爷接过报纸，在上面又找起来。

“这，‘儿’字！”三爷都有点高兴了，连连咳嗽了几声。

“吖，‘儿’字？我去看！我去看！”草儿拿过报纸，又跑到大门外，仔细地看起来。

“草儿，找根树枝，在地上学着写。”屋里传来三爷的指点声。

“好！在地上学着写！”草儿的语调，第一次有了点喜悦之情。

草儿找了根树枝，蹲在门外地上，左手拿报纸，右手拿树枝，看一

下报纸,在地上划一笔;看一下报纸;在地上划一笔,模仿写起字来。

草儿挎着破竹篮子,在一家门口伸出瓦罐,接一个老大娘倒给她的剩饭……

草儿蹲在路边空地上,左手拿一本薄薄的破书,右手拿一根树枝,在地面上写着字:“中、国、人民……”她的身边,放着她的破竹篮、瓦罐。

一阵风吹来,草儿全身一紧;风掀乱了草儿的枯草样的头发;掀乱了她的破烂的上衣;她用枯枝样的手,理理头发、扯扯衣服,又专心地,在地面上,用枯树枝写起字来……

一阵、一阵的黄色枯树叶,被冰冷的秋风吹过来,落在地面,又飘起,滚向远方……

天地间,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

被大雪封压得要垮塌的土屋里,时时传出老人的咳嗽声。

屋内。草儿、梅花紧挤在墙角的一张破桌边;桌上、她们面前,摆着一本薄薄的破书;梅花指着一行字;一下、一下地移动手指,同时,读出声;草儿就盯着书、紧跟着念:“伟、大、的、中、华、民族、的、人民、有、的、种、田;有、的、做、工;有、的、经、商……”

“经商是做什么?”草儿突然问。

“就是做生意。”梅花随口答道。

草儿凝神望着昏黑的空间。

“你想什么?”

草儿不回话,还是一动不动地呆望着。

紧挤着的梅花用肩膀顶了她一下,问:“唉,呆了?”

草儿掉脸向着她,疑疑惑惑地说:“听说,有人捡垃圾卖,赚了多少钱,……有人,还做了房子啦!……”

“是的,……凭这做房子,哪,很难很难!”梅花答复得很肯定。

草儿又呆呆地盯着昏暗的空间。